

水
山



● 郑九蝉

浑河

花城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郑九蝉的长篇处女作《黑雪》出版以后，很快引起了强烈反响；《浑河》是作者继《黑雪》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力作。

郑陈两家分别同外族相争而饱尝仇杀之苦，各自迁徙至浑河岸定居，然立足未稳，两家竟为一所谓风水宝地又动干戈，从而结下世仇。小说借家族兴衰，演历史风云，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将民族的、阶级的、家族的等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一幅动人的、色彩斑斓的生活画卷。全书通篇阴魂迭出，人鬼难分，这并非作者着意渲染迷信色彩，实乃生活本身荒诞所致，从中亦可见东方神秘主义文化的折光。小说采取立体结构，时空频频倒换，故事情节环环紧扣，人物命运大起大伏，叙述描写绘声绘色，一气呵成，读来引人入胜，不忍释卷。

浑 河

郑 九 蝉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12.75印张 8插页340,000字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册

ISBN 7—5360—0339—2 / I · 316

精装定价：8.30元



作者近照



1 王克岸用雪亮夺目的刀尖逼着那姑娘：你同意不同意
跟我成亲？



2 跪下！陈荣贵把脸一沉，斩钉截铁地喊道。他的两个儿子扑通一声双双跪下。从她的卡巴裆下钻过去！陈荣贵又喊道。



3 只有死！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团长陈荣辉红着两只眼睛对剩余下来的士兵们嘶吼。



4 黑暗中，郑继明扶起女县长，飞快地逃了出去。



5 万兰花极其镇静地回头看了一下郑继先消失的背影，两颗眼泪畔里啪啦地掉了下来，她已经说不出半句话了。



6 郑继明吃惊地张开了嘴：天哪，是你！站在他面前的不是别人，而是宁溪山区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王克岸。



7 投降军最高长官首先摘下领章帽徽，倏地站起，一转身掏出枪来，顶住自己的胸脯。



8 陈苍虎刚刚拉开车门走下来，一抬头，便吓得合不拢嘴了：郑继明显然如山间里的一棵老树，长得瘦骨嶙峋的，然而他精神矍铄，威风凛凛。

当当！当当……急骤的钟声接连声嘶力竭不可思议地撞响了。这令人恐惧的声音使整个浩瀚的大平原瑟瑟地颤抖，极像一个人在那里发疟子。

噙噙！噙噙……沉闷的锣声既恶毒又横蛮地敲响了。那愤懑的声响使整座默立的大山心惊胆战，极像一个偷了宝石的歹贼在众目睽睽的审视中颤栗。

这撞钟的不是别人，而是郑家的第44世老祖宗郑希鉴。

这敲锣的也不是别人，而是陈家的第51世老祖宗陈荣贵。

这是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的某年某月某日的一个极其神秘而且不可解释的下午，在南北两地同时同刻地发生了一次惊心动魄、残酷异常的械斗。械斗，人间顶顶可怕的现象则莫过于械斗，它不是给人类以兴旺以发达以朝气蓬勃以喜笑颜开，而是把人类共同地变本加厉地推向绝灭。我们所说的械斗，一次是在北方——河南开封府附近不远的盘龙山山麓；一次是在南方——浙江省台州府附近浑河上游的宁溪山区。在北方，械斗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郑家的两个女子无缘无故地被七个外国士兵所强奸；在南方，械斗的主要原因就因为陈王两家争夺浮山庄脚下那一条小得不能再小、明明灭灭、断断续续的小溪流。

六月里的一天正午。

北方阳光明媚，柔风习习，繁花似锦。

南方风风火火、泼泼辣辣，日头出奇的鼎盛而且炽烈。

北方，淡淡的阳光如多情的少女，伸出了细腻而且脉脉含情的手，轻轻地抚摩着大地，大地在激奋地颤抖，微微地喘息。薰风温存地拂拭着人的脸，使每一个北方佬的浑身毛孔像海蒜一样慢慢地翻上来，缓缓地舒展开。

南方，宁溪山区，在一瞬之间，天与地的空间距离迅速缩短，炽烈的阳光如一簇簇金箭齐崭崭地插在面团样发酥的土地上。宁溪山区唯一的重镇宁溪镇，过去被人们称为“宁川”，因为有浑河（也叫黄岩溪）呈川字形从这一条古老的、由元朝建筑起来的鹅卵石小街街边哗啦哗啦地流过。四周包兜都是牙齿一样齐齐崭崭、紧紧密密排列着的高山，这里简直成了一个连气都不透的大蒸笼。狗在那里一伸一缩舒舔着红辣辣的舌头，歪着腿一拐一拐地走过。漫山遍野的树叶，仿佛蒸笼蒸了的墨鱼条儿打了蔫。

郑家的两个年轻而且秀艳的姑娘，出现在开封府附近那一马平川、广袤无垠、绿茵茵的大平原上。此时此刻，这一片湿润的土地仿佛刚刚从水里捞出来，重新铺开的湿漉漉的地毯，地毯上争先恐后绽放着各种各样的鲜花，有白的，白得像冬日里初下的雪；有黄的，黄得像刚出槽的铸金；有红艳的，红艳得像一盆燃烧着的烈火。各种各样爬的飞的跑的跳的动物都在这葳蕤的草窠里活泼泼地蹿动，蝴蝶花瓣儿似的在那里惬意地翩翩起舞；肥胖且笨拙、毛茸茸的黄蜂在嫩嫩的晶莹剔透的花蕊间嗡嗡地钻来钻去；披着披肩的黄鹌雀水银样的在低矮的灌木丛里滑来滑去，发出嘹亮的啼叫。郑家44代唯一的一对双胞胎姐妹，今年六月初恰恰登上了18岁的门槛。瞧她俩的音容笑貌，简直像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平日里，她俩都要你瞧

瞧我，我瞅瞅你，差不离相互成了对方梳妆打扮的镜子。姐妹俩一个叫郑英桂，一个叫郑荷芳。由于她俩经过了一个严冬的封锁，刚刚脱去了裹在身上的十分臃肿的棉袄，都显得特别俏。瓜子脸粉得像熟透了的桃花瓣儿，丰满的小乳房有如浓雾中的山峰似隐似现地轻轻颤摇，水灵灵的两只大眼睛像腾飞起来的两只燕子，两只熠熠闪亮的黑瞳孔若悬在架上刚刚熟透的紫葡萄。她俩娉娉婷婷地从附近大镇里的庙会上赶集儿回来，先想到那香气四溢美不胜收的大草甸里去玩玩。那位只比姐姐晚两个小时面世的妹妹说：姐姐，咱俩到大草甸里摘一点花儿玩玩吧？摘花花？嗯。好嘛。姐姐十分爽口地回答。她们都到春情萌发的人生阶段了，是该向男人们展示自己姿容的时候了，怎不恬着把自己打扮得更加花枝招展一些呢？况且那满大草甸的花花儿不仅叫人心醉而且使人迷惑。于是她俩手指头轻勾着手指头结绦连襟翩翩而行。俯下身去，脸照着花，花映着脸，巧巧地去掐一朵朵水汪汪娇滴滴的小野花。大草甸里的花实实在在太稠了，真个花多眼乱，看中了这一朵，刚款款移上一两步，却又看中了另一朵。一朵比一朵娇艳，一朵比一朵更有性感，弄得两个小姑娘分不清哪一朵花能配得上她俩的小脸蛋，干脆就胡乱地掐起来看，反正时间也并不算十二分晚。平湿的、略带有晶晶莹莹露珠儿的大草甸，叫她俩一双巧巧的脚犁出了两条清晰而蜿蜒的印痕。不知不觉，鬼使神差，她俩潜到了一处蓬蓬勃勃的小林子。这小林子并不大，简直像煎饼盘里摊着的一张松毛大煎饼。一排排青茵茵的白杨林密密匝匝、篱笆般紧密地编织着。远远一看，倒像是耸立在那里的一架大理石屏风。她俩并不曾见到这树林子里边有什么狰狞可恶的铁丝网，也不曾见有立在那里不让人进去的木排子。她俩不在意。为什么要在意呢？这树林子不是别人家的，而是他们郑家的。小姐妹们

常常溜达到这里来玩耍。谁又能想得到这里会隐藏着专门祸害姑娘们的贪得无厌的大色狼呢。尤其是她俩看到树林子里长有一簇簇肥头憨脑、鲜亮诱人的大蘑菇，那两颗小小的心早就融得淅沥着油了。这大蘑菇的模样儿实实在在的太带劲了，一朵朵不仅肉敦敦的，而且似乎一见她俩便在嗲声嗲气地喊叫，那神气简直是刚刚落地的胖娃娃。如此巧夺天工，如此惹人眼目！姐姐，咱俩采摘一点儿蘑菇回家熬汤好么，那汤可好喝了呢。好的，好的。憨厚的姐姐连声同意。于是，她俩就哈着腰，埋着头往林子里钻。摘了这一朵再摘那一朵。胳膊藕儿似的舒过来又展开去，不断地重复。正当这两个郑家的小姐妹聚精会神采摘得有滋有味的时候，有七双滴滴溜乱转的小眼睛就在绿葱葱的树叶中间水蛇儿般探将出来。这七个人的最高主宰者就是八国联军中的英国士兵。那时节，他们盘腿坐在白色帐篷边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聚餐。其中有一个士兵冷不丁瞧见郑家两个姑娘的容貌，惊讶得连香喷喷的汁汤都不能往自己嘴里送了。他用胳膊肘子揶揄别人：喂，你瞧瞧吧，这两个小姐长得怎么样？嘘，你轻一点，让我他妈的瞧瞧。被撞的那个人轻轻撩拨开杂乱无章、密不透风的团团树叶，两颗眼珠水晶球儿似的滚来滚去。天哪，咱哥们真是走运了，还能碰到这般秀艳的小姐。咱们玩她俩一下怎么样？玩？是呀。好呀，我他奶奶的早就憋不住了。星期天，你不上青楼？啧，中国的婊子你才不知道呢，真他妈脏。你们起什么鬼念头，嘁嘁喳喳的？你没看到，那两个如花似玉的小姐？一颗脑袋滑溜溜地伸了一下，又鱼儿似的赶紧抽缩了回去。别……别……别胡来，中国的习俗跟他妈的咱们不同，他们特别的讲究那玩艺哩。得啦，约翰，别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啦。中国人我早就领教过啦，一个个都是欺软怕硬、胆小如鼠、见风使舵的损种。别这

么得意忘形，遇到了硬手，也他妈的够人喝一壶的！不，不能。他们的人只会逆来顺受。早晚非得毁灭不可。那来吧，别瞎议论啦。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结实得像公牛般的小头目站起来。他个头特别魁梧，金色的胡子高高地撅着活像火鸡尾巴上的毛一根根卷着。他拍拍裤腿上沾染着的草节子，草节子沙沙地往下掉。他一站起，其余的人也都乱纷纷站起。有的库刹库刹擤鼻涕，将黄黄的鼻涕疙瘩甩在绿绿的锯齿形的草叶上；有的吧吃吧吃地啐唾沫。他们的脚杆上清一色蹬着乌黑锃亮的高筒大马靴，一踩道就发出绝望且又苦痛的嘎吱嘎吱的响声。他们悄悄地散开去，从四面张网似的向两个天真烂漫的小姐妹合围。郑家小姐妹压根儿也没察觉，她们正沉溺在极度新奇与忘形的快感中。姐姐你看，我这朵蘑菇真肥真大。妹妹用纤细小手捏起一朵湿润润的大蘑菇细细地端详着，忘情地搁在鼻子底下嗅了嗅，一种山野间植物纯正的清香从中透出，叫人心脾都渐渐地融化开了。姐姐首先笑了，笑得十分痴迷，因为她发现了另一棵树下长有一朵比妹妹手中更肥更大伞盖似的大蘑菇，极似一个刚刚会蹒跚走路的小娃儿磕磕绊绊地向她走来。小姐姐的心里不由得像风吹细铜丝一样幽幽地颤动，一瞬间从她心灵的隙缝里悠然地泄出一缕做母亲的情愫来。我这个蘑菇才叫大蘑菇。她伸出自己那两根白嫩嫩的手指头去采，指尖刚刚触及了那橡皮一般滑腻皱皱的蘑菇皮，似乎有什么黑锃锃的大物在她眼前摇着、晃着。两个女孩子都情不自禁地吃了一惊。一双大皮鞋，两双大皮鞋。再顺着看去，竟发现天柱似的粗腿登着的七双大皮鞋。沿着这贼亮的大皮鞋往上仰观，那是一条镶有猩红色大宽边的肥军裤，再攀登上去，先见到的是那七双交叉在胸脯上青筋裸露的毛茸茸的怪手，再往上提一拊，便是七张有扁有平有歪有圆的脸。他们正咧着嘴，贪婪地冲着她俩挤眉弄